

患者杨思念下篇

核心提示

湖南岳阳华容县农村，一间两居室的低矮红砖瓦房，这是杨思念一家遮风避雨的堡垒。

十几年间，因为杨思念身患红斑狼疮，一家人四处求医，从华容到长沙的往返次数已无法记清（本报4月1日A12版）。

3月15日，身体好转、等待恢复的思念，带着能站起的期待又回到这里。

“只要有希望，哪怕再苦、再难，我们也不放弃。”欧文风坚毅的眼神望向屋前遍野的油菜花。

■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苏璇



3月14日，湘雅医院，杨思念躺在病床上。此前十几年间，一家人辗转华容、南县、岳阳、长沙，四处求医，却屡次失望而归。

实习记者 李健 摄

患者杨思念：奔波4天等来一张救命床的幕后细节

她的疼痛，一个家庭的十年挣扎

【家境】家徒四壁，不堪重负

随着小车驶入杨家院子，思念病好回家的消息被村民迅速得知，“造孽了，好好的姑娘受病魔折磨，病一次，就从鬼门关里回来一次。”

红砖瓦房里是简陋的家具、随处摆放的药瓶，回到家的思念坐在门口，望着屋后那条通往城市的道路，沉默不语。

“只有我家房子没装修，家具是24年前结婚时置办的，唯一的家电冰箱是因为女儿吃的东西和药品需要保存。”欧文风望着四周林立的楼房说，钱都给女儿看病了。

杨思念病后，一个月有20天要吃药；她不能受冻，电暖炉24小时烤着，每个月电费都要七八百；不管什么样的药方，只要听说有效，就去试。最让一家人担心的是，突然发作、严重时致命的日子。

2010年，杨思思念考上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大学临床医学专业，要强的她不愿看到同学异样的眼光，坚持参加军训却最终病倒。

“双腿都肿了，膝盖和踝关节化脓，每次都要抽脓、灌洗，不知做了多少次，现在还有疤。”欧文风掀起女儿的裤脚说，每天几千元

的费用，他爸在家借钱都借不赢。在医院不到两个月，花了七八万。

欧文风在家照料着几亩旱地，杨立新在附近打些零工，15岁的小女儿杨思佳外出打工，一家人省吃俭用，苦苦维持。“我们挣的一点钱都花在了她身上。”欧文风说，“平时每年一两万还能应付，病发时一年最少要六七万。”女儿病情好一点时，夫妻俩省吃俭用还债，可刚还得差不多了女儿又病发，只能再次借钱。就这样借了又还，还了又借。从2001年至今，为女儿治病大概花了几十多万，欠下八万多的债务。

对话

“要不是因为我，家里日子会好过很多”

3月12日，病情渐渐好转的杨思念开朗了许多，时不时地和母亲闲聊一会儿。

“自从生病后脸变成这样，我就很少出门了，看到别人异样的眼光心里很难受。”杨思念显得有些无助。

“我命不好”是杨思念说得最多的一句话，自从得病以来，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药。

“每次吃药都是一大把，水都喝饱了，根本吃不下饭，中药一喝就是一大碗，一日三餐，奶奶见到我喝药就坐在旁边哭，说我命苦。”说到这里，杨思念眼眶发红。

家里的日子一直不好过，对此，杨思念显得有些自责，“要不是因为我，家里日子会好过很多，母亲能出去找工作，一年还能挣点钱，妹妹也在打工能养活自己了，但现在全家的钱都用在在我身上，有时还不够。”

得知自己还有站起来的可能，杨思念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，可想到20万元的天价治疗费，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。

“我肯定希望能治好腿，可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，父亲说把他卖了都没有20万，呵呵。”杨思念说着一声苦笑。

“要是我能走了，想和妹妹一起开个小店子，随便卖点什么，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好。”

记者手记

漫漫求医路

13天，这是杨思念求医路上短暂的一段日子，而对于他们来说，求医之路远没有结束。

跟随的这13天里，我们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了他们的求医路之苦。

深夜寒风中，匆忙冲进医院的脚步；排队挂号、看病、检查中，焦急、疲惫的眼神；疼痛难忍却求不到病床时，思念的怒吼、父母的眼泪；凌晨三点、昏暗灯光中，推着轮椅上坡的父母的身影；等待病床中，一次次哀求、失望，最终得到一个床位的刹那欢喜；离开医院时，横流的眼泪、期待站起来的目光……

思念的求医路，正是许多来自外地患者的缩影。

“没有床位，我们也没有办法”、“没有关系、熟人，我们要等才能住进去”……一张床位成为矛盾的纠结点。

但愿，像杨思念这样苦等床位、被病魔折磨的人们，能早日结束征途，就像思念屋前那片美丽的油菜花，绽放自己的人生。

【父母】为爱复婚，全身心照顾女儿

几年前，杨立新喜欢打牌，每天很晚才回家，家里收入又不多，女儿治病要钱，欧文风实在无法忍受丈夫的所作所为，俩人最终走上了离婚的末路。

离婚后，欧文风带着小女儿杨思佳来到岳阳市打工，大女儿杨思念则跟着父亲生活。

欧文风说：“走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要，房子也给

了他。女儿得了那样的病，不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”

在外打工的欧文风，每月一两千元的工资既要供小女儿上学，又要维持生活。那时大女儿也在岳阳市读书，每周欧文风都会买点水果、零食去学校看她。

“我们离婚后，他找了女人，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。可看到我女儿的状况，没多久就不来了。”欧文风

的话语里满是苦涩，“女儿是我亲生的，得了这样的病，只有我才会全心全意地对她。”2010年，随着杨思念病情加重，欧文风重新回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家照顾女儿。

“谁不希望过好日子，可我没办法，我的命不好，我女儿的命也不好，得了这样的病。别人家的孩子都健健康康的，有时想到这些就很难过。”欧文风的泪水在眼眶打转。

【姐妹】辍学打工，为姐义无反顾

15岁的杨思佳坚持不上高中了，那个暑假，让她永生难忘，“我也想读书，可家里条件不好，钱要给姐姐看病，不想增加父母的负担。”

在火车站和父母分别时她没有哭，“太紧张，给忘了。”她只记得双手紧紧地攥着行李袋，手心出了一层汗。就这样，一路南下，到了深圳。

餐厅服务员，每天工作11个小时，包吃包住，月薪2200元，每月两天半的假，一间宿舍十几张上下铺基本住满了，一个冲凉房，经常排队等很久，这是一个不到16岁的小女孩在陌生城市开始的第一份工作。

“刚开始不适应、感到累，甚至想过不做了，可没有文凭，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想到姐姐治病要花钱，

咬咬牙就坚持了下来。”电话中，杨思佳依旧稚嫩的声音笑着说。

每个月休息时，杨思佳基本上在宿舍玩手机、看电视，出去玩要花钱，她舍不得。连平常喝的饮料，都是餐厅的哥哥姐姐买给她的。每月除去开销300元，剩下的钱都存着，她笑着说：“姐姐要钱看病时我就拿出来。”

永不瘫痪的爱

株洲铁路老职工黄老太太，老伴自2004年起瘫痪在家，大小便不能自理，全靠老太太照顾。老头子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偶尔吼上几声，算是对老太太爱的回应吧。旁人都说老头子已经是“植物人”了，没救了，但黄老太太不愿放弃。半个世纪的爱情，其实平平淡淡才是真，老太太最后的想法，就是能照顾老头子到最后一秒，然后，一起走。听说蒙古有个偏方额日敦——乌日勒治疗瘫痪有效果，刚开始，黄老太太其实也不相信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老头子买了两个疗程。但服了确实管用，现在老头子虽然走路还不稳，但生活能自理了。她盼望着老头子早日康复。蒙古

民族的偏方额日敦——乌日勒，是以蒙医蒙药的独特理论为基础，精选蒙古草原纯正蒙药材，结合现代制药工艺精制而成的中成药，针对中风、偏瘫、半身不遂、脑溢血、脑梗塞等病症引起的肢体瘫痪、言语不清、吞咽困难、口眼歪斜、视觉模糊、流口水、大小便失禁等症的患者，治一个见效一个。中风偏瘫病人担心吃了没效果，不能治愈花冤枉钱，额日敦——乌日勒特举办买5盒送1盒，试服1盒，无效全额退款的活动，让患者免费体验“蒙古偏方额日敦——乌日勒”的神奇效果！（注：额日敦——乌日勒翻译成汉文叫安友珍宝丸）。据悉，该药已在长沙阿波罗商业广场药品柜推广销售，读者可拨打0731-85118443咨询。免费送货到家或邮寄。

蒙药广审(文)第2011030012号